

白王清經解

第二
玉六册

文曰羊牡曰羖是說文牡字之不誤又產為羖牡假不為則牡
羖之為羖尤可互證而直說之乃今之於說文者不微壯羖之
羖專信爾雅互證之本而反輕改此段之不滿由其誠善不能
旁穿文造是以不能割黑白而定一辭也

彼文雖曰此非羊生角者也謂此羊無角而有生角者皆謂
其角同之曰羖而以羖羊生角解之是物類有異者有說之
以曉人此可為羖羊無角之體豈可證羖羊於此亦謂有角之
彼推先親即擊見萬士傳魏伐吳有萬士無先生不遇孫
日祝融殺解非與非均更相進退本為羖羊更殺殺後復
軍敗人獲其羖羊而後殺之也此可為羖羊羖羊殺
之說今當改方地厚故毛可以像冬見羖生耳廣如令羖一
羊解生之羊也則羖曰羖則
羖羊於北方羊之通名

刑部山西司郎中鹿川李慶文判

序

王符有言聖人天之口賢人聖之譯北海鄭氏之於禮其所謂善譯者歟同時孔文舉疑其不無臆說郊天之鼓不必鱗皮而聖證論王子雍直與之爲敵厥後南北諸儒如皇熊輩各是所習輒多異同豈其雜以漢法汨以緯書且一人之言彼此不相合有滋後人之惑者耶新安殿撰金君枕蓆六經尤邃於禮以鄭氏書爲言禮者之舌人而病賈孔二疏不能補其漏疎宜其與密非善譯鄭氏者乃自著論數十篇大而天文地域田賦學校郊廟明堂以及車旗服器之細罔弗貫弗羣言折衷一是不自胖飾其文第祖鄭詩箋毛之義名曰禮箋以爲譯鄭云爾錄以寄余余讀之歎其詞精而義覈不必訓詁全經而以之宣譯聖典不失三代制作明備之所在豈獨以禮家聚訟姑以是爲調人也哉余經學疎陋而於三禮尤甚服官中外逾四十年未遑砭砭卒經生之業今老矣讀殿撰此書其言司馬法有正卒羨卒之分三江漢爲北岷爲中浙爲南秦正月用亥禘兼天地人皆於子夙所見合君以名殿元養痾林泉多暇日讀書實事求是所詣益深當更取諸經之疑義而譯之爲承學者矩臬余雖耄尙思徧讀以資秉燭之明焉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八月朏大興朱珪識於粵東撫署之存得齋

禮箋叙目

榜幼承義方治禮宗鄭氏學長而受學於先師江慎修先生遂窺禮堂論贊之緒其閒采獲舊聞或摭祕逸要于鄭氏治經家法不敢誣也昔鄭氏箋詩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畧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己意使可辨識也禮箋之名蓋首其義歛金榜

目次

九賦九式

內命婦之服

周官軍賦

都鄙公邑異同

以國服爲之息

繅藉采就

周易占法

九旗

冕旒

三江

漢水源

任正者衡任者

戈戟

桃氏爲劒

鳧氏爲鍾

金奏肆夏

射侯鵠正質

婦人不杖

降其小宗

唯子不報

繼父同居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大功之殯中從上

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

總衰錫衰

弔服

冠衰升數

士虞禮祝辭

祥禴

練而遷廟

特性饋食禮祭服

陰厭陽厭

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

稽顙

國君七个大夫五个

昭穆廟制

明堂

母失經紀以初爲常

大學

禘

廟祫壇墠

燔燎羶薌腍以蕭光

中衣楊衣

裘

加爵

祔於其妻

奔喪絞帶

反三年之練葛

原三卷

九联九式

太宰以九賦欲討虜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國筭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

在東亞也即司農二卿中之農

而百工之無元謂賦曰率出泉也今之錢泉是或謂之賦此

其姓名卿大夫以證時帶其夫家之忠孝雖其可任者固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絕之違師之職亦云以徵其時征皆謂此賦也則中在岐嶺者國郊去關百里邦甸二百里家制三百里邦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此平民也關山遶關占盤百物附師調占貴國中之斥帶皆未作富強賦者若今貢人倍昇矣自刑中以至刑餘各人其所有穀物以需賦粟之數是處爲一書所待異也

之而貢於公卿以合誦者若曰一音猶不足是國之田賦合
宜猶自蘇之所謂分公室有謂其民辱其征其父兄子弟
則刑已甚七尺以及六十有五皆犯之是也
以其官邑人無死而不入者倍臣又云盡征之而貢於公卿
周官所飲夫亦是也然亦無他意蓋管子主之教焉那城之
鐘銘並十餘字于有力役之征謂開官無口賦責由其不習
古先聖云暫健百工之體也竟云云校讀公田什一及工商
衡虞之人亦以工需幹祿之賦頗詳方法上商衡處應不誤
鄭亦取此說管上有技巧之徒而有行販之利衡虞取山澤
之財亦嘗管子治齊參閱經義以為二宮臣立三宰工正三
族市立三鄉鄰立三廛市立三閭非劉上商衡衡之權據本
周官遺意

九式爲前服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葬之式四曰孟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舞練之式八曰進退之式九曰好用之式

注式謂用財之節度寬凶年也蓋飲食之節也工作賜物者幣帛所以贈賄貴者異袂牛馬不殺也鄭司馬云雖分也頒謂爲祿布之衣謂班賜也元謂王所分賜羣臣也好用燕好所賜予

是云九式者、服室以養之、上下制之、其式凡九、王制曰、祿

待九式之明錄會宜在九式中輸入章九殺之數以侍國
匪國大率九式入曰匪國之式則匪領有謂錄會敵
中之匪領有式入曰匪國之式則匪領有謂錄會敵
由是匪領有式入曰匪國之式則匪領有謂錄會敵
之一早則損五分之二四則損五分之三二則則損五分之四
轉則敵無匪錄會而已矣其其遺法喪大府任費費當以
後爲正凶竟與眾敵者目之所所有也領事出非常不可和
爲勝度故不在九式中道人難都之委司以侍凶荒荒人填
九殺之物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燭之故三三三三三三三
也則三十年之通雖有固旱水旱民無菜色此治凶荒之遺
也則國庫致之藏收田一井出穀米粟得米米米米米米
軍旅之遺也 不是遺也有軍旅之出則敵之無則已此治
大府率九戰九勝九功之祇以爲其貨而之人頭其資於受處
之將領其助於受用之府

注九功許九職也受藏之府若內府也受用之府若樞內也
凡爵祿皆從以給用耳真者以給王之用其餘以給國之用
誠言受藏或言受用又據言償賄皆互文

之藥劑並民職也司會議曰以九武之玉令日子之什月日

九功之法合民職之財用明民職爲計用之本受祿之府學
用之府六官之屬具有之在天官則王府內府外府其祿養
者也職內宰邦之賦入殖康享邦之賦出養執其出入之

總以贊會乃計官之易故與司會司書雖相亞次非謂邦
祿盡入于職而盡出于職也也之謂不與贊入于內以助王
國之用非也

蓋云大宰制式法以章上下凡受財明者將以式法假之而

其所用多寔歲各不同職或謂曰凡官有部郎華使之出財

用受式注于禮殿北大府頤時亦令懸畫授之式法也

服市之賦以甘王之屬服用中之賦以特賣各四郊之賦以待

樹林家制之賦以待匪類而之賦以待工事而之賦以待

爾其邱壑之賦以詩繁祀山澤之賦以詩美况辭餘之賦以詩

凡邦國之貢以爲聘用

蓋云此丸服丸實所持用者其所持或非所用

附待人之數。其後子受而之。安其則子受與之。帝如山
所待之人。其後子受而之。安其則子受與之。帝如山
貴客。其後子受而之。安其則子受與之。帝如山
燕通其出入之大數爲事耳。或之豐數不齊。用多寡異制。
以三十年之通按其出入其數可稽。而知者王制曰。以三十
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歲大府計九版九賓以藉用。同

注此九曜之时无相足

美云萬民之贊即九獻

中檢見則賦內叙其財以得郵之藉用若這人家邦之重積以待其惠人享要入之祿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額之皆其充府庫者也主創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矣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二年之食蓋其蓄積足恃如此

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

注謂先將九式及吊用足磨應而有餘財乃可以共玩好爾
玩好莊治國之用言式言實互文

第三九式及唱用皆以官財給之

實之歸財司者則知人出百物以叙其財受其需使人于職
而泉貨凡民之各盡以國脈爲之息流歸則納其餘謂其

市車毀折入高子順幣杖順幣順曰寧式法以紓官府部

紙與凡用耐者之類區事者將之紙附以細上之小用賜

斷髮月月升降者之幣近三事者之幣則以謂上之小月而

子則則三言之創則實爲影之謂之小用者言取劍非非

用所重耳周人以九賦倚九式之用故則字初在九式者也

此所詔賜子則雖處但以復與職幣

江蘇省

周官內司職辨外內命婦之

之服鞠衣上頰也展衣世婦也珠衣女御也二夫人其闕狄以
下乎鄭君以九疋世婦之御當內御因以差三夫人豈謂間
狄穆將間玉藻王后穆衣夫人補比注云夫人三夫人亦俟伯之
夫人也福夫人間狄差之間九級服狄世婦鞠衣女御展衣可
知也妻大比後者夫人以臨狄世婦以補衣生謂爲子男夫人

則侯伯夫人以綸扶者世婦

於其國其他皆從男子注云天子之后夫人九嬪及諸侯之夫
人及其臣妾皆聽其服制自世婦以下稱衣黃
皇極也月令春三月天子先帝爲耆老而祥之助以養
命世婦以其服世婦職衣此其普也西司服辨外內命婦
服更有祿衣爲外命婦之耳

明宮軍械

應丁及齊數東原同居京師東原以同馬法賦出車徒
二法相通小司徒正卒後卒釋之東原曰此有益
於爲周官之學有述焉

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

一家五人下地學五人可任也君家一人凡起能役幾通率一人以其餘爲妻田與道皆傳作又云凡國之大事政民大故歸歸于此正庚辛以司馬法計之率十人而賦其一大法也司馬法一云六尺爲步百爲畝欲百萬夫夫三萬屋屋三萬爲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爲士一人徒二人讎十爲成成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爲士一人徒二人讎十爲成

百廿三百家華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一終子并三

卒七十二人戈瑞具幽蘭之章馬旬六十圓并通上中下地率

之定受田二百八十八家計可任者二家五人凡七百二十八
出長數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亦十而順一知錄一乘三百五十八人
甲士三人者其軍吏則謂之甲士日有兵卒謂之兵卒者七十二
人凡七十三人吏則謂之吏日有兵卒謂之兵卒者七十二
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謂之甲共七十三人所得唯
田與差酒糟作者也前法家可任者一人十賦一為正卒按法
可任者二乘五人十賦一為通正更之卒謂之通正更之卒大司馬謂之大司馬凡水師以上地

三之一其間可謂智者三人中地也者半其足可用者二室五人下地也者三之一其間可謂愚者二人不言地而授官家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也。小司提議凡起能長世遺舉一人不
言可任者置一二可任也。置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省文非謂
家作一人爲提議也。田典追晉謁作事。楊作此家三人二
人爲喪卒也。自均士地至田典追晉謁作爲小司提議。數而
辦其可任者之事。云大事殺民大故殺餘子爲小司提議。除
政國之事。凡三言。子謂提議者也。更與前篇三爲同。大之

子則當歸于姑之妾于太子宮正官伯也之小司是

爲斷四閭爲族八閭爲聯族之相保相受相共以長而事士師之職日掌郡台司靈秋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進齊之事明酬其什伍千厭一爲卒歲使其居者相與共其馬牛車輪云云諸用物是爲閭人以地與民制賦之成法班武言齊師十萬不得擾事者七十萬家皆以八家賦出一

卒七家相與共其用致云不得據事是猶異其而人在民道意

管子治齊作內政奇書合卒在左平里軍政奇平類其制士莊
十五始家出一人爲卒莊孟聖氏所謂臨時結合以家吹送之
功故不慕夫王制者也詩禮齊俗曰公事干義公徒三萬與司
馬法軍事一章士十人從二十人數合春秋成元年作邱甲
平昭戰事說者謂此篇所服皮即出之邱十六井遷士中下地

三而當一爲七十二家亦家出一人爲辛王意謂時勢衰頹故

魯氏爲鐘

斷法魯氏鍾制在注鐘後鐘之體休寧或鐘無銘
上置其足鐘斷注所未達鐘距君拜而取漢制多
近古可斷而後等計注文則漢鐘無有不移經開
廣同數記文可互求疑于注引伸得之受錄即注附其
說於下更爲之圖以昭世之治鄭書者

魯氏爲鐘兩謂之鐘

故書魯作樂杜于春云魯爲魯書亦或爲魯鐘口兩角
今之魯鐘之形亦如也

無謂之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延延上謂之舞

此四各有鐘體也鄭司農云于鐘舞之上後也與所鑿處
無上謂之兩兩上謂之兩

此二若若鐘稱

鐘也謂之定聲焉謂之幹

鐘屬鐘所所以乾之也鄭司農云鐘屬者鐘以爲鐘師也元
謂今時鐘有兩聲能辨者

鐘也謂之義義謂之枚枚謂之景

帶所以介其名也介在于鼓無兩帶之間凡四鄭司農云
枚鐘乳也元謂今時鐘乳使鼓聲每應有九音二十六

笑云其宜和聞所得古鐘與枚皆使乾鼓之左右各九枚
而十八

于上之鐘謂之陸

鐘所擊之處也陸在鼓中鑿而生光有似大履
十分其純去二以爲延以其純爲之純間去一分以爲之舞間

以其純間爲之純去二分以爲舞廣

此言延之徑居延徑之八而延間與延之徑相連鼓間又居
延徑之六其聲相連無修其間也無上下促以爲爲鳴從

爲廣舞廣四分今亦去徑之二一分以爲之間則舞間之方相
居延之四而舞間方則鼓間六亦其方也鼓六舞六舞四

此鐘口十音其長十六也鐘之大數以律爲度廣長舞間徑
假設言之耳其鐘之則各隨鐘之制爲長短大小也凡言間

者亦爲從樂以介之區間亦當六今時鐘或無延間
蓋云戰魯云鐘間以前言就間以中聲處言而常有準角

鐘爲音曲而上不齊半鼓中鼓千者則之一聲若鐘體上覆

其頭六爲兩間六徑其廣四爲兩間小徑鐘之重宜平

此爲廣六徑十其廣六又三之二倍入其廣五又二之二

一倍謂同者爲以分之二記之鼓間是也其鼓于延鼓目好

之長爲延間延下至鼓者爲鼓間下至于鼓爲鼓間矣注

云今時鐘我長其間又云今時鐘或無延間鐘體上鼓

下鼓者其土厚故記鼓間言廣也鄭君以舞房鐘之樂謂

今時或無延間蓋誤以延爲舞則無時延間之數與舞廣

同故記言鐘體以延徑十分爲度自是以一差之延徑八

倍六舞廣四徑徑也間之數倍應于律鼓間與延徑相連故

間與舞廣相連則延徑宜與舞廣相連亦以一差之可知記

曰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鐘十分其鼓間以其

一爲之厚此延間減于鼓間之明文也鐘體長十二三分之

鐘居二延居一其以上而中鼓者其宜初間與舞廣相連

以其延之長爲之兩六

并倍數也

蓋云兩長四斯長長由則震之病
以其兩長爲之圖亦分其間去一以爲後間
舞房兩上又小
合衡居一分則舞分鼓亦二在上二在下以延爲兩之中央
是其正
兩耳之所當和清濁之所由出修身之所由與有說
說通意也後書修作修辭司農云當爲修
鐘已厚則石
大厚則聲不登
已薄則聲
大薄則聲微
修則作
修則爲叩叩之聲大外也
修則擊
聲不舒揚

長兩則震

鐘厚則聲不正
是故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鐘十分其鼓間以其

一爲之厚

言若此則不石不揚也鼓延之兩間方六而今宜累又十分

之一體大厚管非也蓋言鼓外延外則近之鼓外二延外一

延二延外有延間其間其間其間其間其間其間其間其間其間

蓋云鼓間六延間四十分其一以爲鐘厚所以連大小是爲

之宜注云鼓外二謂鼓間鼓間鼓外一謂鼓間則君鼓小鐘

十分延間之一體大厚宜用鼓延外延間四十分之此益可驗

古鐘延間實四而非六矣

鐘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間

淺則聲易竭也

鐘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深則聲安穩息

爲厚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間之

厚則聲深清柔之也其重而鼓書圖或作兩杜于春云爲作

圖

